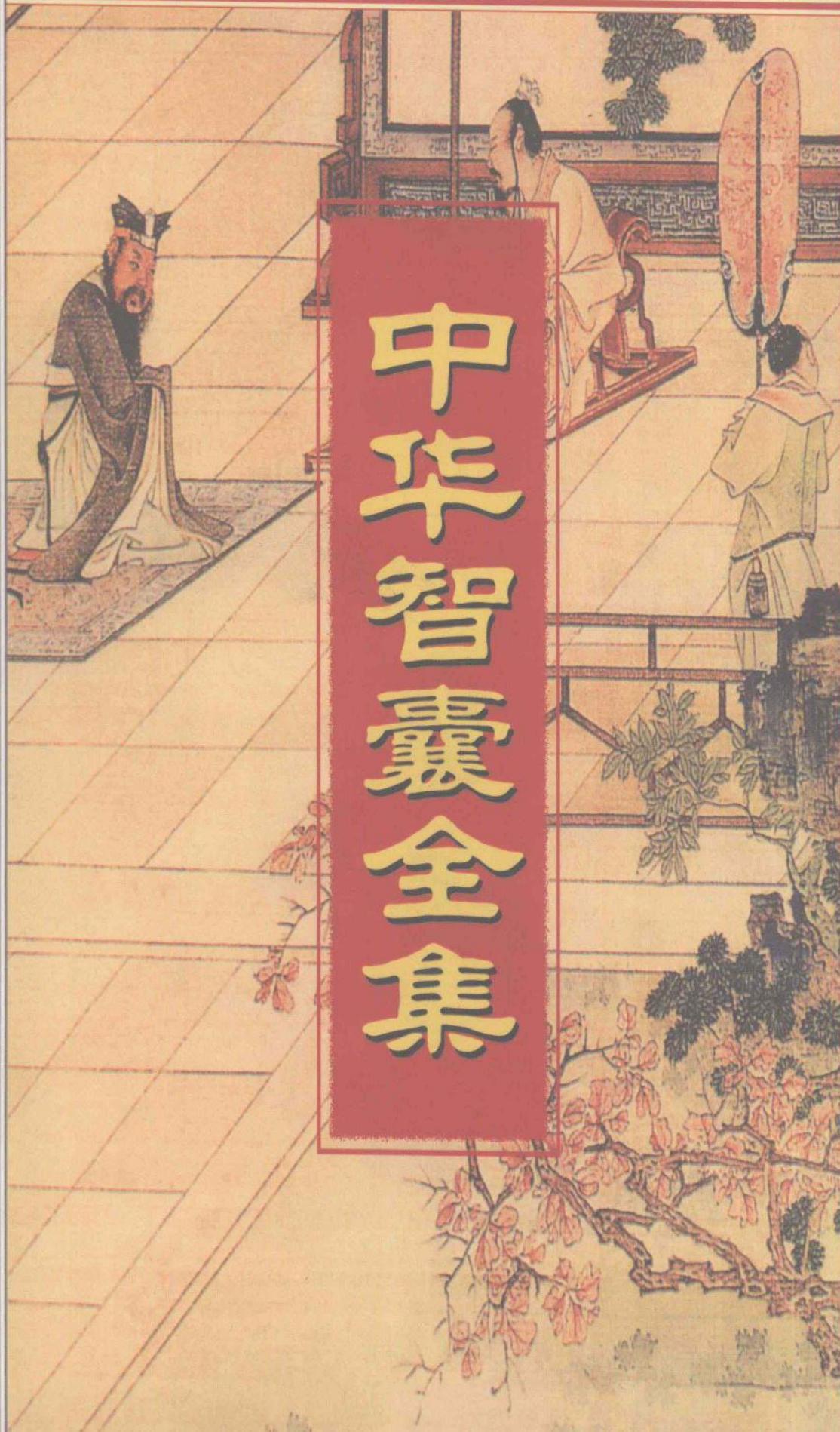


中华传世藏书大系

中华智慧全集



吉林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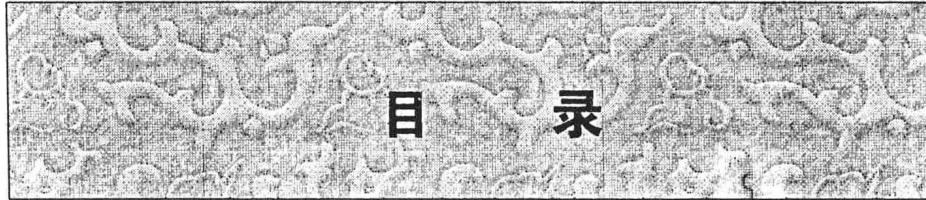
中华传世藏书大系

# 中华智囊全集

益智编(上)

(四)

吉林摄影出版社



# 目 录

<b>卷一 帝王类一</b>	1	<b>张良划策保太子</b>	13
<b>全君</b>	1	<b>史丹答元帝问</b>	14
公子目夷守宋国	1	<b>杨昱谏召见太子须降手诏</b>	14
公孙申谋立新君救郑伯	1	<b>崔神庆谏召见太子</b>	15
聃养卒说燕	2	<b>褚遂良谏太宗嫡庶有别</b>	15
侯孺货筮史	3	<b>王方庆子在远方</b>	15
逢丑父代君被俘而免死	4	<b>狄仁杰劝武后立庐陵王为太子</b>	15
纪信降楚救汉王	4	<b>唐睿宗命太子监国</b>	16
韩成投水退围兵	5	<b>李泌鉴前车之覆</b>	17
魏敬谏君入秦	5	<b>李泌力保太子</b>	17
宗泽假神阻康王	5	<b>王叔文答太子问</b>	19
<b>定策</b>	6	<b>郑絪草立储诏</b>	19
宋昌劝代王入长安	6	<b>曹翰请柴荣待奉周主</b>	20
杨敞夫人	7	<b>韩琦劝神宗待英宗</b>	20
隋矫明略过人	7	<b>寇准劝宋太宗立太子</b>	21
张昭扶孙权	7	<b>李迪谏宋真宗</b>	21
王彪之立君	8	<b>司马光上疏立太子</b>	21
侯安都拥立世祖	8	<b>张方平力请宋英宗书太子名</b>	22
宋太祖之姊	8	<b>宋高宗试宋孝宗</b>	22
吕端奉立宋真宗	9	<b>史浩诣普安王府</b>	22
韩琦劝允弼	9	<b>杨万里上书太子</b>	23
韩琦达权知变	10	<b>王约有远虑</b>	23
资明夫人郑氏	10	<b>解缙诗解父子怨</b>	24
李孟劝元仁宗	10	<b>明成祖欲见仁宗</b>	24
杨士奇呼万岁	11	<b>金英言太子生日</b>	24
<b>翼储</b>	11	<b>易储</b>	25
赵仓唐见魏文侯	11		
魏太子将兵攻齐	12		

宋太宗废太子	25	韩琦劝太后还政	39
<b>卷二 帝王类二</b>	<b>26</b>	孟皇后因祷祠事废	39
宗藩	26	隆祐太后不敢闻符咒之语	40
贾谊谏汉文帝不封淮南王子	26	王振专权事出有因	40
淮南王相不听王命	26	公主	40
田叔烧梁反辞	27	政和公主谏肃宗	40
主父偃说武帝削藩	27	外戚	41
汉武帝难河间献王	28	桓谭教傅晏避罪之术	41
王尊智服东平王	28	马严闭门绝客	41
耿纯尽诛刘杨兄弟	29	李邵助汉中太守免祸	41
崔彭智捕宇文纯	29	周章剑绝马鞅	42
耶律楚材劝元世祖以金帛赏		李昭德谏武则天罢免武承嗣	42
诸王	30	向传范移州任	43
阿沙不花说纳牙	30	郭德成脱靴露金	43
卓敬劝明太祖正服饰	30	<b>阉寺</b>	43
林俊上疏不允宸濠易琉璃瓦	31	何进不听陈琳计谋	43
梁储草制有回天之力	31	权皋垂泪	44
<b>卷三 宫掖类</b>	<b>32</b>	郭子仪识大体	44
后妃	32	宋太宗别立宣政使	45
婢夏不献礼	32	王曾不涉嫌疑之间	46
李夫人不见汉武帝	32	吕夷简谋治宦官	46
郅恽劝汉光武帝慎废后	33	文彦博不治司天官之罪	46
邓皇后不愿家人入宫探病	33	韩琦驱任守忠出宫	47
文德皇后贺唐太宗得直臣	33	彭汝砺极论不可用内侍	47
朱温之妻	33	王安石不让宦者得志	48
王曾借钱惟演之口说皇后	34	赵鼎处事有远谋	48
吕夷简劝戒刘太后	35	金洪巧制宦官勒索	49
吕夷简劝太后礼葬李宸妃	35	汪应轸率壮士牵龙舟过境	49
薛奎力争太后不得服袞冕	36	朱正色登记宦官入簿册	49
蔡齐、庞籍力止杨太妃称制	36	<b>卷四 政事类一</b>	51
陈尧咨一言兴邦	37	用人	51
吕夷简劝仁中立曹后	37	齐桓公知宁戚	51
曹后临事有主张	37	公仲连进牛畜、荀欣、徐越	51
韩琦善处两宫事	38	诸葛亮能用度外人	52
		晋武帝用唐彬	53

刘宴用士不用吏	53	革俗	65
韩滉以故人子监库门	53	齐桓公恶紫衣	65
吕蒙正有人才册	53	齐景公禁妇人而丈夫饰	65
李沆不用浮薄喜事之人	54	晏子患穀击	65
任中正代张咏知成都	54	孙叔敖高车	66
爵赏	54	西门豹治巫	66
赵襄子赏高故	54	宋均治巫	67
韩王以国家赏得秦王者	54	第五伦禁屠牛祭神	68
魏王赏徙河官十县	55	周举吊介子推	68
刘邦立韩信为真王	55	张良治武威杀子妖俗	68
汉宣帝赏冯奉世为水衡都尉		辛公义治病革弊俗	68
	55	梁毗哭金	69
谢安屡改桓温求九锡草	56	止讹	69
宋璟痛抑郝灵荃之赏	56	王商不信大水淹城郭	69
余靖劝宋仁宗慎于赏赐	56	马援大笑止讹言	70
曾公亮不欲坐受功赏	57	马严察虚妄	70
沈括藏朝廷赏赐敕书	57	唐玄宗解放后宫女	70
政术	58	李石、陈君赏镇京城	70
田单解裘衣寒者	58	张咏制妖	71
和洽进言曹操	58	卷六 政事类三	72
暨艳臧否人物而身败	59	弭盗	72
诸葛亮峻刑法	59	张敞治偷	72
李泌省鸿胪度支钱	60	韩褒以贼治贼	72
赵普焚书	60	光武根治盗贼	73
李沆最得大臣体	60	崔安潜立榜赏捕盜	73
范纯仁主张广听众论	61	窦俨上疏止盜	74
治体	61	龚遂平盜	74
卜式输财助边	61	虞诩平朝歌贼	75
王求礼不欲輦京官月俸助军		朱龄石智斩姚系祖	75
	61	王敬则治偷	76
张说不欲士大夫遭刑辱	62	李崇击鼓捕贼	76
张仲宣枉法免受杖黥	62	破妖妄	76
张鎡厌恶奴婢告主	63	子产立公孙洩、良止	76
卢群识大体	63	张安世不信神道之事	77
柳淳阻止田氏卖私第	64	杨赐欲除张角	77
赵概顾惜朝廷大体	64	贺齐讨山越	78
卷五 政事类二	65	王献失镜	78

鹰扬郎将不信邪术	78	段少连闻簿书止吏奸	91
傅奕识假佛齿	79	丰庆退银烛	91
赵凤斧劈假佛牙	79	王云凤不轻毁祠禁僧道	92
李泌谏新立白起庙	79	守令	92
郎余令以人情推知妖妄	79	宓子贱止民割麦	92
李德裕杜绝“圣火”	80	赵广汉精于钩距之术	92
张格识骗局	80	尹翁归以一警百	93
钱元懿斩巫媪	81	薛宣处置贪猾下属	93
宋太祖素乱《推背图》	81	王曾面诘刘定基	94
范仲淹破鼓怪	81	谢方明循序渐变	94
程颢欲取石佛首观光	82	柳宗元救人质	94
刘初投泥佛入水	82	张易故使酒性	95
<b>卷七 职官类一</b>	83	张咏易茶植桑	95
宰相	83	燕肃的木牍	95
陈平周勃结交	83	许有壬禁胥使入村捕人	96
苏瑰不向天子“烧尾”	83	杨颐不遣吏卒传檄属邑	96
裴度弘量	84	<b>学职</b>	96
韦澳欲周墀无权	84	胡瑗与“湖学”	96
范质识大体	84	陈莹中不撰俳优之文	96
王嘉祐深谋远虑	85	邹浩辞作乐语	96
李沆忧及身后事	85	<b>守官</b>	97
王旦处事谨密	85	晏子自称“社稷之臣”	97
王旦焚占卜之书	86	尚符玺郎不惧霍光	97
吕夷简欲见天子真面	86	郅运闭城拒光武帝	97
韩琦得宰相体	86	王满聰夜昏不开门	98
<b>台谏</b>	87	张曜举火视君面	98
范仲淹不用石介为谏官	87	段志玄夜拒宫使	98
宰相不得自命谏官	87	徐胤不放羊祜夜出	98
范镇批评陈执中	87	刘行本进笔	99
宋高宗论用人之道	88	李绛不进美余	99
<b>卷八 职官类二</b>	89	<b>驭胥吏</b>	99
监司	89	戴欢使人伺李史	99
朱博决事如神	89	朱博亲信尚方禁	100
韦丹察粮仓	89	周纡与死人语	100
崔郾施政知变	90	方储讯死人	101
杜衍不坏下属官	90	黄盖不容奸欺下属	101
周湛为橐牘立号	90	吉翰治属下	101

李至远辨识“丁、士”	102	盐筭	115
孔循平反冤狱	102	刘晏榷盐法	115
宋太宗遣卒暗访	102	郑畋请以盐铁之利赡南兵	115
<b>卷九 财赋类一</b>	104		115
理财	104	张方平谏止河北盐榷	116
杜预上疏救水灾	104	沈括以为私盐井不可猝绝	116
王导制练布单衣	104		116
刘晏理财养民为先	104	程颐主张盐价公平	117
刘晏募善走者	105	敬伊反对以增羡为常额	117
刘玄佐借佛筹军资	106	叶盛计盐多寡入米饷边	117
刘昫嫉三司蠹弊	106	<b>卷十 财赋类二</b>	118
赵普建议	107	仓储	118
陈恕立茶法	107	管仲通轻重之权	118
陈恕不肯奏明府库钱谷	108	李悝与平籴法	118
王充臣治本去末	108	耿寿昌与常平仓	119
<b>赋役</b>	109	长孙平奏请立义仓	119
杨炎与两税法	109	朱熹与社仓法	120
程琳不改琐碎税目	109	黄震以田租代社仓之息	120
程颢定惠泽均沾之约	110	梁材上疏言义仓	121
司马光不听范纯仁意见	110	唐太宗设粮台	122
冷应征立缴租先后之约	110	卢弘宣运粮无需费用	122
范成大建立“义役”	110	张咏以米易盐	122
叶衡定民户为九等	111	张咏计口给券籴米救灾	122
王师愈不催积逋	111	王钦若先支湿米	123
马人望之远虑	111	孙甫春恶米	123
<b>钱钞</b>	112	王文盛治粮科院印	123
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	112	虞集建议筑海堤建良田	124
刘巴劝先主铸直百钱	112	周忱任民取粮以绝虜望	125
孔颖论铸铜钱	112	朱仪议令军士租船运米	125
文彦博纳铁钱	113	刘大夏与收市法	125
程颐以民不盗铸钱为国之大利	113	<b>漕挽</b>	126
秦桧欲铸新钱	114	虞诩开船道	126
赵开一言获钱救死	114	裴行俭设假粮车	126
高汝砺设法平谷价	114	姜师度凿地道	127
邝野擒市豪以通钞法	115	刘晏改陆运为水运	127
		韩滉运粮船队	127
		王铎反对以钱代粮	128

蒋之奇与占风旗	128	遗弃小儿	143
董持宵运粮米	128	叶梦得治理遗弃小儿事	143
明成祖筑平胡城	129	刘彝谕民收养弃儿	143
周忱委僧日报风水	129	捕蝗	144
杨鼎倒仓法被阻	129	姚崇坚持除蝗	144
何信救关中饥	130	孙觉建议以米易蝗	145
<b>卷十一 财赋类三</b>	<b>132</b>	宋宁乘蝗交换	145
救荒	132	<b>卷十二 兵戎类一</b>	<b>146</b>
管仲平衡丰灾赋税	132	将帅	146
第五访开仓赈民	132	平原君智识白起	146
何敬叔张榜受赠	132	张翼以国事为重	146
令狐楚平粮价	133	朱然重平时	146
卢坦不降米价	133	王濬识知己错	147
范仲淹增粮价	133	朱伺善忍	147
赵抃任米商增价	133	殷孝祖显仪仗致死	147
张咏释放贩私盐者	134	李德林一言成大功	148
范仲淹荒年兴工役	134	郭子仪维护朝廷	148
陈正仲不禁寺僧建塔	135	李最巧用天象	149
陈免佐为粥食饥民	135	节镇	149
王随开仓平粮价	135	张敦秉公办事	149
文彦博粜米不限额	136	张嘉贞不责告发人	149
王曾不杀劫粮饥民	136	崔祐甫智服李正己	150
吴遵路治饥荒	136	李绛不对魏博用兵	150
张养浩旧钞换新钞	137	李绛拒封藩镇	152
王大中贷富室	137	乌重胤建议削藩	153
刘辰劝富户贷粮给饥民	137	李藩涂诏	153
黄裳禁粮出境	137	裴度料事如神	153
周忱智取四方米	138	李德裕处理藩镇	154
韩文预支官军粮俸	138	赵普削藩镇	155
林希元《救荒从言》	138	李纲建藩镇	155
抚流移	139	戎伍	156
王方翼在肃州	139	李悝以射理诉讼	156
张全义设屯招民	140	种世衡教吏民习射	156
富弼救灾	140	韦云起镇突厥	157
滕元发治流民如治军	141	李泌屯田有术	157
程颢救病卒	142	宋太祖练禁兵	158
周洪谟《流民说》	142	胡旦用僧兵	158

王德用禁部下饮酒	158	陈汤料敌无误	176
石曼卿论兵	159	寇恂斩使降城	176
向综安卧镇兵变	159	荀攸劝曹操破吕布	177
沈括令士兵练习射箭	159	贾诩智料曹兵	178
陈俊卿练民兵	159	曹休料张飞必走	178
信庵练兵取信	160	司马昭智胜姜维	178
忽纠虎执法从严	160	郭嘉以缓为攻	179
王复论军需供给之道	161	曹操智料公孙康	179
<b>卷十三 兵戎类二</b>	<b>162</b>	陆抗将计就计	179
筹策	162	孔坦智料苏峻	180
伍员建议用疲兵之计	162	刘道规知彼知己	180
任章献地灭智伯	162	郦范识敌诈降	181
陈轸智破秦韩之盟	163	傅岐智识敌谋	181
慎子智用三大夫	163	于谨智料萧绎	181
即墨大夫谏齐王拒秦	164	宇文泰声西击东	182
广武君为韩信献计	165	赵文表智识伏兵	182
邓都尉献计败吴王	166	<b>卷十五 兵戎类四</b>	<b>184</b>
贺若弼七策平陈	166	设间	184
徐洪客献策身隐	167	苗贲皇释楚囚	184
魏思温奇计被拒	167	萧干释俘反间	184
李泌献平贼策略	168	郑桓公巧使反间计	184
王先成止兵掠民	168	景阳设反间	185
龙敏巧计不成	169	张孟谈破四国之盟	185
王朴献平边策	169	卽单救齐	185
韩雍用兵有方	170	陈平反间除范增	187
王守仁三策平叛	170	汉高祖捐金	187
<b>卷十四 兵戎类三</b>	<b>172</b>	班超计破莎车	188
料敌	172	韩遂离间樊稠	188
管仲欲用雨攻	172	曹操离间韩遂	189
任安智料楚兵	172	刘舞卿换镇窘敌	189
左史智料吴兵	172	曹玮杀韩琦	189
南文子智料智伯	173	种世衡除二王	190
南文子只纳五乘	173	种世衡用苦肉计	191
郗疵善察颜观色	173	夏随识破反间计	191
田忌识才	174	岳飞巧用俘虏	192
薛公料黥布出下计	175	岳飞废刘豫	192
刘敬智识匈奴计	175	明太祖借刀杀人	192

明成祖计除卜万	193	明成祖计败盛庸	200
明成祖计除吴高	193	明成祖出敌不意	200
龚遂策计杀张留孙	194	韩信背水阵	200
胡潢计使瓦刺内讧	194	周法尚智胜樊猛	202
胡宗宪设计解围	194	张须陀诱敌出营	202
<b>卷十六 兵戎类五</b>	<b>195</b>	<b>卷十七 兵戎类六</b>	<b>203</b>
战略上	195	战略下	203
公子突料敌制胜	195	刘裕计擒慕容超	203
莫敖屈瑕用贪制胜	195	刘裕计平巴蜀	204
晋军曳柴扬尘退敌	195	何无忌计败敌军	204
越王智胜吴军	196	王世充计败李密	205
孙膑围魏救赵	196	杨玄感以诈胜敌	205
曹操解武阳之围	197	王镇恶弃船鼓士气	206
孙膑减灶胜庞涓	197	宗悫以善制善	206
赵奢解阏与之围	198	刘方计胜大象	206
韩信木罂瓶渡黄河	198	潘美箭射大象	207
司马懿引敌出皇	199	沐英胜象	207
沐英避实就虚	199		

# 卷一 帝王类一

## 全君

### 公子目夷守宋国

宋襄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以兵车之会往。”公不可。楚人果伏兵车，执公，以伐宋。宋公谓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目夷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走之卫。目夷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于是逆襄公归。

#### 【译文】

宋襄公与楚成王约定了日期举行诸侯参加的乘车（古代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会盟，公子目夷（宋桓公子，宋襄公之庶兄）劝谏道：“楚国乃是蛮夷之国，国力强大却不讲什么道义，请君主带着兵车前去参加会盟以防不测。”宋襄公认为不必如此。楚人果然在暗中布置了兵车，俘虏了宋襄公，并进而讨伐宋国。宋襄公对目夷说：“你赶快回去守卫国家啊！宋国就是你统治下的国家了，我当初没有听从你的劝告，今天才落到了如此的地步！”目夷说：“君主你

即使不说保卫宋国的事，宋国本来也是臣下的祖国啊！”于是在回国后立即增设防守的军械人员等，从而加强了守卫事宜。楚国人威胁宋国人说：“如果你们不把国土献给我国，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君主。”宋国人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托赖社稷神灵的保佑，国家已有了新的君主。”楚国人知道即使杀了宋襄公，还是不能得到宋国，因此就释放了宋襄公。宋襄公获释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前往卫国寄居。目夷知道后说：“宋国的疆土我们是为君主守卫的，君主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呢？”于是派人迎接宋襄公回国。

### 公孙申谋立新君救郑伯

晋景公执郑伯。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晋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于是会诸侯伐郑，郑伯归。

按：事有重之而轻、轻之而重，急之而缓、缓之而急者。子鱼以有君归宋襄，申叔以改君归郑伯，皆缓之而急、轻之而重，所谓用而示之不用也。梦怀王入于秦，大臣与其相谋以计归，太子横于齐而立为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渑池之会，廉颇与赵王诀：“过三十日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望。”宋真宗亲征契丹，王旦奏曰：“十日不捷，

将如之何？”帝曰：“立太子。”其意并同。己巳之变，虏酋拥上皇勒降，邀金帛巨万计，以为奇货，而我师以有君谢之，虏乃绝望。英庙之复辟，独天命也欤哉！不然，宋之建炎重使甘市踵相接于虏庭，而二帝卒不南，非已事之明验欤！然郑伯不以申叔为忠而以为讨，于忠肃之不免于戮，盖古今同慨矣！

### 【译文】

晋景公扣押了前来晋国的郑成公，以示对他勾结楚国的惩罚。公孙申闻讯后经深思熟虑才说：“我们赶快派出军队去围攻许国，并假装做出要改立新君的样子而不要急急忙忙地派遣使臣前往晋国求和示弱，晋国必然会放我国的君主回来。”果然，郑国的军队包围了许国，示意晋国他们并不着急国君被晋国扣押之事。晋国的大夫栾武子见情况如此就说：“郑国人要改立新君，我们扣押的郑国国君也就成了一名普通的人，这对我国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现在立即出兵讨伐郑国而将郑国国君放回去，以此为条件求得双方讲和。”因此，晋国会合了诸侯国共同攻伐郑国，而郑成公也回到了郑国。

### 【按语】

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事情，如果看得很重反而会变得很轻，如果看得很轻反而会变得很重；如果急于去办却会变得迟缓，如果迟缓一步却又变得很急迫。子鱼（即公子目夷）因为自己将成为宋国新君主的情况而使楚国放回了宋襄公，申叔（即公孙申）也因为郑国将改立新君而使晋国放回了郑成公，这都是看上去似乎松缓而实际上却很紧急、看上去分量很轻而实际上却很重的事，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有所动作时而显示给外人所看的却是无所动作。当初楚怀王到秦国被强行扣留后，大臣们一起商量如何才能使他回国的计谋，

结果是太子熊横（即楚顷襄王）在齐国被立为新的楚国国君，然后告诉秦国说：“托赖社稷神灵的保佑，我们楚国又有了新的君主啊！”秦国与赵国举行渑池之会时，赵国大将廉颇与赵王临分手时商定：“过了30天君主还没有回来，请允许赶快立太子继承王位，以此断绝秦国的痴心妄想。”宋真宗率领大军亲自征讨契丹时，留守京师的大臣王旦奏请宋真宗：“10天以后还不见捷报传来，将如何处理国事？”宋真宗说：“立太子继位。”这些故事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己巳年的变故（指公元1449年明英宗率军征讨瓦剌军，不料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瓦剌军俘获），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英宗皇帝逼勒我大明王朝投降，勒索金银布帛数以亿计，自以为手上有奇货可居，而我军却以朝中已有新君代宗皇帝而拒绝了，瓦剌军终于绝望而去。英宗皇帝后来返回并重新复辟登位，难道仅仅是用天命二字就能解释的吗！不然的话，宋代的高宗建炎年间，带着巨额进贡财物的高规格使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派往金国求和，而被俘去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到底也没有被金国释放南归，这不是事情明摆着的验证吗！然而郑成公却不认为公孙申是尽忠反而对他予以诛讨，于谦（谥号忠肃）最终免不了被冠以“谋逆罪”而惨遭英宗杀害，这真是令古今都同样感慨的事啊！

## 酈养卒说燕

赵王武臣闲出，为燕所得，燕囚之，欲与分地。赵数遣使至燕，辄杀之，张耳、陈余患之。有酈养卒谢其舍曰：“吾为二公说燕，与赵王载归。”乃走燕壁，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张耳、陈余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两臣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余仗马箠下赵数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

卿相已耶！顾其势初定，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囚王，此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而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契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

按：《震泽长语》曰：“此亦公孙申之意，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余谓宋高宗何足责？当时奉使诸臣，乃竟无一厮养卒，不重可惜乎！

### 【译文】

秦朝末年，自立为赵王的武臣闲游外出，被燕王韩广的军队俘获，燕军囚禁了武臣，想凭此分得一部分土地。赵军多次派遣使臣至燕军谈判，燕军总是将这些使臣杀掉，张耳、陈余对此忧虑不止。有一个只是劈柴烧火供应军食的小卒子告诉同舍中的人说：“我为张、陈两位大人去燕军游说，一定要让燕军放出赵王和我一同回来。”于是他就来到了燕军之前，他开口问燕将：“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燕将说：“你不过是想得到赵王而已。”他又问：“你知道张耳、陈余是什么样的人吗？”燕将说：“他们是贤人呀。”他又问道：“张、陈两人的心意又是什么呢？”燕将说：“他们也想得到他们的赵王啊。”这位小卒子笑着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张耳、陈余这两位赵王臣下的心思！当初武臣、张耳、陈余三人骑马挥鞭来到赵地游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十几个城池归降，他们各人都想南面称王，哪里肯只要担任卿相就满足了呢？只是当时大势刚刚安定，况且年龄又有少长之分，因此先立武臣为赵王，以便团结赵地民心。如今赵地民心已经顺服，这两个人也想分赵地而自立为王，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罢了。眼下你把赵王武臣囚禁在手，这两个人名义上是要求你放回赵王，而实际上却希望燕军杀掉赵王而使他们得以实现分割赵地自立

为王的企图。单单凭着一个赵王尚且能轻视燕国，更何况以两个高明的君王相互支持来指责燕军杀死赵王的罪行，消灭燕军也实在太容易了啊！”燕将听后就释放了赵王。

### 【按语】

《震泽长语》中说：“这也是前文所引公孙申故事的意思，可惜的是宋高宗居然不知道想出这样的计策。”我认为宋高宗又何足责怪呢？当时奉命出使金国的诸臣之中，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像上文厮养卒那样的人。这难道不是更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吗！

## 侯孺货筮史

晋侯围曹，执曹伯，以卑（“卑”，《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界”。）宋人。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孺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

按：胡文定云：曹伯以赂得国，《春秋》名之，比于失地灭同姓之罪，其说甚正。然国君见执，曹之存亡不可知，诸臣无以为计，而竖侯孺能复之，以此行货，恐亦圣人之所不禁也！宋人谆谆于义利之别，而竟无能还北狩之辕，宁不令侯孺笑人！

### 【译文】

晋文公发兵包围了曹国，不久即俘虏了曹共公，并将部分曹国的土地分给了宋国。晋文公生了疾病，曹共公的随从人员侯孺贿赂晋国掌管卜筮的官员，让他对晋文公说得病的原因在于灭了曹国。于是这

位筮史对晋文公说：“齐桓公主持会盟时分封异姓之国，如今您作为主持会盟的君主却消灭同姓之国。曹国的先人叔振铎，本是周文王的儿子；我们晋国的先君，只是周武王的儿子。况且会合诸侯国来消灭手足兄弟之国，这是不符合礼仪的；曹国与卫国曾同时得到君王的复国诺言，如今曹国却不能与卫国一同复国，这是不符合信义的；共同的罪行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是不符合刑律的。礼仪是用来保障道义施行的，信用是用来保障坚持礼仪的，刑律是用来惩治邪恶的，舍弃了这三条，君主你还能做些什么呢？”听了这番话，晋文公非常愉快，很快就恢复了曹共公的地位。

### 【按语】

胡文定说：“曹共公因为随从行贿晋人而得以复国，《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并将此比照于失去国土、灭掉同姓诸侯国的罪行，这一说法非常严正。然而一国君主被俘，曹国的存亡尚且不可知晓，诸位大臣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而曹共公的随从却能设法复国，为了这个目的而行贿，即使是圣人恐怕也不会禁止的呀！”宋代人反复纠缠于“义”和“利”的辨别，而结果却没有办法使金国归还被俘的徽、钦二帝，岂不是让侯爵那样的人暗笑朝中无人吗！

## 逢丑父代君被俘而免死

齐伐鲁、卫，晋使郤克救之，与齐兵陈于皋。逢丑父为齐顷公右，公曰：“驰之，破晋军公食。”射伤郤克，克欲还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挂于木而止。晋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得亡脱去，入其军。郤克欲杀丑父，

丑父曰：“代君死而见戮，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

### 【译文】

齐国讨伐鲁国和卫国，晋国派遣郤克率领大军前去援救，与齐军在鞌地（今山东济南西）列下陈势对峙。逢丑父作为齐顷公的车右，齐顷公说：“赶快冲锋，等打败了晋军再吃饭。”齐军的箭射伤了郤克，郤克想返回到营垒中去，驾驭战车的人说：“从一开始交战时我就被射中了两箭，但是我却不敢说自己受伤了，生怕引起我方士兵的恐惧，希望你忍耐一下吧。”于是郤克又返身投入了战斗。果然，齐军的形势渐渐危急，逢丑父生怕齐顷公受到伤害，就与他换了一下位置，齐顷公站到了车右的位置，然而，战车还是受到树木的阻碍被迫停了下来。晋军的将领韩厥故意跪伏在齐顷公的战车前说：“我们的君主派遣臣下援救鲁国和卫国，只好得罪你们齐国了。”言语之间，充满了调侃戏弄之意。逢丑父派齐顷公下车取水，（由于齐顷公站在车右，韩厥也不认识齐顷公，故以为他只是一般的人）齐顷公乘机逃走，回到了自己的军队之中。郤克非常恼怒，打算杀掉逢丑父，逢丑父说：“甘愿代替君王一死的人而被敌方杀害，从今以后恐怕没有一个臣下忠于他们的君主了。”郤克听后就放了他，逢丑父这才得以逃回齐国。

## 纪信降楚救汉王

汉王军荥阳，与项羽相距岁余。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车面击之，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军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去。

**【译文】**

汉王刘邦率军驻扎在荥阳，与楚王项羽相互对峙了年余。项羽曾多次夺取汉军的运粮通道，这一次汉军又缺乏粮食了，项羽就乘机包围了汉王。汉王属下的将军纪信对汉王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啦！请让我去欺骗楚王，君主你可以乘机离开荥阳。”于是陈平在半夜里让2000多名女子身披甲胄从东门出来，楚兵见汉军出城，因此从四面包围过来攻击，纪信乘坐汉王的战车，车上以黄绫为盖，左面矗立着纛旗，他大声说道：“城中粮食已尽，汉王我前来投降楚军。”楚军闻讯一齐高呼“万岁”，纷纷涌到城东来观看，因此汉王得以与数十位随骑从荥阳西门逃出去。

**韩成投水退围兵**

国初，陈友谅攻南昌诸郡，太祖亲督舟师往援，三胜之。友谅益兵进攻，上被围于鄱阳，势困，计无所出。亲兵指挥使韩成请以身解围，遂脱上龙袍冠冕，对贼众投水中，贼遂退。乃复整旅相敌，大战五昼夜。友谅粮尽突走，中流矢死。

**【译文】**

明朝开国初年，陈友谅率军攻打南昌等地，明太祖亲自督领水军前往援救，三战三胜。陈友谅又增加了兵马加紧进攻，太祖被包围在鄱阳湖中，形势异常危急，实在想不出什么脱身妙法来。太祖随身卫队的指挥官韩成请求允许他以自己的身体来解围，于是他穿戴好皇上的龙袍冠冕，当着贼兵的面跳入水，贼兵以为明太祖已死，这才退兵而去。于是太祖重新整顿军队与陈友谅对敌，激战了整整五天五夜。结果陈友谅因粮食用完而突围逃亡，中了明军的流箭而死。

**魏敬谏君入秦**

秦王立帝，宜阳令许绾欺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河内孰与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内，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敢也。”王曰：“甚然。”乃辍行。

**【译文】**

秦王自立为帝，宜阳令许绾欺骗魏王，魏王将要到秦国去。魏敬对魏王说：“河内这块地方与都城大梁比较，哪个分量更重？”魏王说：“大梁城重。”魏敬又问：“大梁与君王您的身体比较，又是哪个重些呢？”魏王说：“我的身体更重些。”魏敬接着追问：“假使秦王向您索求河内这块地方，您究竟给不给他呢？”魏王说：“不给。”魏敬这才说道：“河内之地，在河内、大梁、君王身体三者之中处于最下的一等，君王的身体，在这三者之中处于最上的一等。秦王索求最下的一等而君王却不肯听从，索求最上的一等而君王倒愿意听从，臣下私下里认为不应采取如此态度。”魏王说道：“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就中止了秦国之行。

**宗泽假神阻康王**

宋宗泽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泽迎谒曰：“肃王一去不返，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愿勿行。”不从。泽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筮。”仍云其庙有马，能如何。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輦等物塞去路。泽曰：“此可以见神之意矣。”遂止不往。

**【译文】**

宋代名将宗泽在磁州担任知州时，康

王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第二次出使金国去进行和谈，当他来到磁州时，宗泽迎上去拜谒后说：“康王（赵极，徽宗第五个儿子）当初到金国去和谈，至今一去不返，如今金敌又以谎言诡语来骗大王您前去，希望您不要去。”康王不肯听宗泽的忠告。宗泽想了一个办法准备假借神灵来阻止康王北上，他对康王说：“这个地方有一座崔府君庙，特别灵验，可以在这个庙里占卜预测前途如何。”接着又告诉康王这座庙里有一匹泥马，能够如何如何活动。于是康王就到庙里来烧香，那匹泥马果真衔了康王的车辇等物堵塞了北去的道路。宗泽这才说：“这种景象正可以显示出神灵的旨意啊。”康王子是就停止了北上。

## 定 策

### 宋昌劝代王入长安

汉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法，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耶？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琅琊、齐、代之强，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于是代王遣薄昭往见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意。昭回报，王笑谓昌曰：“果如公言。”乃命昌参乘，武等乘六乘传诣长安。

### 【译文】

汉朝的大臣们平定了诸吕之乱后派遣使者迎接代王（即后来的孝文皇帝）。代王属下的郎中令张武等人议论道：“这些汉大臣都是已故高帝（即刘邦）的部将，惯于用兵之道，计谋多端，他们的真实意图恐怕不仅仅是满足于此，只不过是害怕高帝和吕太后的声威罢了。如今已经诛灭了吕氏势力，又一次喋血京师，他们以迎接大王您为名，实际上不可信任，希望大王自称有病不要前往，以便静观其变。”中尉宋昌站出来说道：“张武等大臣的议论完全不对。当初秦朝丧失政权时，各地的英雄豪杰蜂涌而起，自以为能获得政权的人数以万计，然而最终真正登上天子宝座的人，只有刘氏一姓而已，天下人因此也断绝了痴心妄想，这是其一。高祖皇帝分封刘氏子弟为诸王，他们的领地犬牙交错相互制约，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如同磐石一样坚固的宗族，天下之人全都心服口服其强盛，这是其二。汉朝兴起后，除了秦朝的各种苛政乱法，重新制定了新的法令制度，广施德惠于民，每一个人都想安定下来，很难动摇，这是其三。试以吕太后那样的严厉，分封她的诸位吕姓子弟为王，独断朝政，横行无忌，大概可以算是到了顶点吧，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尉周勃仅以手中的一个符节进入北军阵营，大声一呼，军士们都甘愿露出左臂以示为刘氏效力，吕氏叛乱集团，终于还是被消灭了，这就是天意所授与的，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呀！如今即使大臣们想变，百姓们也不肯被他们指使，其党徒怎么能够专擅呢？朝廷之内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之类的亲戚，朝廷之外又最惧吴

王、楚王、琅琊王、齐王、代王的强大，当今高祖皇帝的儿子们中只有淮南王和大王您了，大王您又年长一些，贤圣仁孝的声名，天下闻知，因此，汉大臣们只是顺应天下之心才来迎接大王您登位的，大王您根本不要疑惑什么。”于是代王派遣了薄昭前去会见太尉周勃，周勃等大臣详细地说明了他们之所以要迎立代王登位的意图。薄昭回来后向代王作了报告，代王笑着对宋昌说：“事情果然如你所言。”这才命令宋昌坐在自己的车上，张武等六人分别乘上其他车辆通过驿站来到长安。

## 杨敞夫人

霍光与张安世谋，欲废主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夫人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家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共废昌邑王，立宣帝。

### 【译文】

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被推上了帝位，但他肆行淫乱，大将军霍光非常不满，于是就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私下商量，准备废除已经登上皇帝位的刘贺而另外推举一人继位。等到一切全部商定了，霍光派大司农田延年通报丞相杨敞，杨敞闻讯后惊恐得不知该说什么，汗流浃背，只会点头称是而已。田延年起身去厕所，杨敞的夫人从东厢房里开口对杨敞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霍光等人已经决定了，特意派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来通报你，你如果还不赶快作出答复，表示愿意与大将军同心协力，反而还在那里犹豫不定的话，恐怕在办这件大事之前就会被杀掉了呀！”田延年回来后，

杨敞以及他的夫人和田延年说了些话后许下诺言，今后一定执行大将军霍光的教令，共同废黜昌邑王，立宣帝继承皇位。

## 陈矫明略过人

魏陈矫从征汉中还，未到邺，太祖崩，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爱子以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文帝曰：“陈季弼临大节明略过人，信一时之杰！”

### 【译文】

三国魏时，陈矫随军征讨汉中后回国，还没有到达邺都（曹操定都为魏都），魏太祖（即曹操）病逝，大臣们受到常礼的拘束，认为太子继承王位，必须要有一份先王的正式遗命。陈矫说：“魏王不幸逝世在外地，天下惶恐人心不安，太子应当割舍悲哀马上继承王位，以此来维系远近之人的厚望。况且大王的爱子就在身边，万一其他人也生异心，那么国家政权就危险了！”随好又配备了各种应有的官员、各种礼仪所需之物，一天之内全都办理妥当。第二天，以王后的命令，策封太子（即后来的魏文帝）继承王位，颁布大赦之令后天下荡然一新。魏文帝说：“陈季弼（陈矫字季弼）面临大节考验之时心明眼亮胆略超人，确实可称为一时的英杰！”

## 张昭扶孙权

吴孙策薨，以事授弟权。权哭未及息，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耶？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